

方言撷趣

品味莱州方言俗语

张发山

莱州方言俗语丰富多彩，乡土气息浓厚，既生动形象，又妙趣横生。品读之，如饮甘醇，回味无穷。诚然，受地域文化的影响，莱州南(沙河)、北(莱州)两大片方言也有差异。比如：家庭成员的称谓，同是父母，北片多称“爸爸、妈妈”，而南片则叫“爹、娘”；同是父之父母，北片称之为“爷爷、奶奶”，而南片则叫“佬佬、嬷嬷”，称祖父之父母才是“爷爷、奶奶”。这种现象始于何时，已无从查考，但二者在辈分上却明显差了一代人——“三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”嘛！

方言里的古汉语遗存

在莱州的方言语系，古汉语遗存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里，只要留意，总能找到相应的书面文字，比如：溱(t á ng)心鸡蛋的“溱”字，天冷捋(chu ā i)手的“捋”字，发霉食品饘(y ì)麻的“饘”字……而表述古汉语遗存最典型的词汇，莫过于哈酒与逮饭了。客人到来自然要盛情款待：您尽管可劲儿哈酒，敞开来逮饭！单凭这两句话，莱州人豪爽好客的性格一览无余，亦与当年梁山好汉的“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查阅辞书“哈”与“逮”解释的义项，实际上是文言中“喝”与“啖(d à n)”字的音变。

先说哈酒。方言的“哈”跟普通话的“喝”是一个意思，我国的第一部辞书《说文解字》(简称《说文》)，为东汉许慎编纂，书内对“喝”字的解释：“从口曷声。白话版：大口饮水。”但在全书9353个汉字中，唯独未收录这个“哈”字。人所共知，“喝”与“哈”的声母均为h，久而久之，人们将“喝”说成“哈”也就不足为怪了。这与莱州西部地区把过道说成“过档”、大哥叫成“大锅”是

一个道理。

说到逮饭，大凡过来人都感触颇深，这语汇连同“佬佬、嬷嬷”的称谓，似乎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还相当盛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，使人们逐渐改弦易辙，一些方言慢慢消亡。关于“逮饭”，十多年前，笔者曾写过一篇追溯源头的短文，说先民们在以大海为生的年代，只有逮到鱼才有饭吃，逮不着就只好挨饿……这解释显然太过牵强，苍白无力，让人贻笑大方。但逮饭的“逮”字，其原意并非那么粗俗，甚至还有些文雅的韵味。翻开中国的文化典籍，唐、宋之前，人们对凡是表达“吃”的义项，大多用“啖”和“啖”，如：唐代李白的《侠客行》：“将炙啖朱亥，持觞劝侯嬴。”宋代苏东坡流放岭南时的诗作：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“啖”的声母是d，通过转音就成了“逮”！

鲜活灵动的四音节俗语

像所有地区一样，莱州的方言俗语也有单音节、多音节乃至四音节以上的。站在语法分类的层面上，若以A、B、C等表词根，x表词缀，那么，单音形容词后加重叠的本式可用A来代表；附加式双音词的构成可用xA、xAA、xAxA、xAAxAA来表述。因此，交流时说起来顺口，听起来悦耳，有一种独特的韵律之美。比如说人间五味：

酸，焦酸，焦酸酸，焦酸焦酸的；
甜，稀甜，稀甜甜，稀甜甜甜的；
苦，巴苦，巴苦苦，巴苦苦苦的；
辣，死辣，死辣辣，死辣死辣的；
咸，齁咸，齁咸咸，齁咸齁咸的。

至于双音节、三音节的

方言俗语，同样各有千秋。比如，有个像鸭子走路似的动词叫“跬拐”；孩童在大人背后攀援叫“踮擦”；同在墙脚避风叫“尙蹲”；两人观点不一致叫“不对抹”；不宜公开的隐私叫“私孽事”；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叫“黑孤影”……

我最喜欢的还是四音节即ABCD四字格词组，出于偏爱，笔者称其为“俗成语”。它们虽不像汉语成语那样典出有据，却鲜活灵动，有嚼头，望文生义，读起来铿锵有力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我国最早的诗集《诗经》就多为四言，童蒙读物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也是四言。“俗成语”已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不胜枚举。比如：家庭节俭叫“口挪肚省”或“掐米不破”；形容人口讷叫“拙嘴笨舌”；鸡蛋里挑骨头是“细米找糠”；感冒初起症状为“惧寒怕冷”；大病初愈或醉酒者的行动叫“倒踉复磕”……

再如，形容慢性子人的“俗成语”有：没筋拉骨、皮松肉紧、坐井蹲湾、懈咧拐等；褒贬他人长相的“俗成语”有：四方刀裁、四沿刀齐、红花桃色、粗腿大棒、翻边卷沿、干皮卡肉等。形容人坏心情的“俗成语”有：心焦恶乱、五焦八功、抠心挖胆、抡腕甩风等。干事不顾质量的“俗成语”有：没好拉歹、狼撕狗捋(lu ō)、半零不落、稀糊焦烂等。形容人说话没分寸：穷言杂语、多嘴饶舌、吹三聊四、指山卖磨、没反倒正等。

方言俗语是民间口头语言的奇葩，假如你是有心人，深入乡野，或许不经意间，一条新颖的俗语就会从天而降，让你猝不及防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有些方言陋语不可避免要消失，但作为民族文化的精髓，尤其是活力四射的方言俗语，非但不会消亡，定能发扬光大，散发璀璨的光芒！

怀故人

我的大学老师

林春江

冯洪铭教授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大学老师，起初我有点“讨厌”他。

铃声响起，木门被推开，头发花白的冯教授健步走上讲台，将手里拎着一个大号塑料水杯搁在讲桌上，水杯里的绿色叶片浮浮沉沉。他清嗓子，翘起“兰花指”扶了扶镜腿，按着讲桌说道：“同学们好，我叫冯洪铭，从今天开始，由我来执教《华夏近代史》这门课程。有的同学觉得历史很简单，高中学过了，大学没必要学，这些都是错误的想法。”

说到这里，冯教授忽然声色俱厉，同学们连大气也不敢出。我觉得这老头未免“小题大做”，一门历史课有啥好学的，整这么严肃干吗？

冯教授威严地扫视课堂，见大家诚惶诚恐，脸色稍微缓和，随手举起《华夏近代史》，有点得意地说道：“同学们，你们看，这本书，就是我和几个老师一起编写的。我是主编，嘿嘿。”

我们大惊，赶紧翻开封面，果然，扉页上第一行赫然印着：主编，冯洪铭。顿时，我对这老头添了几分敬佩。

冯教授讲起课来滔滔不绝，比如抗日战争，他说不是八年抗日，而是十四年，初中历史教科书是错误的。接着讲抗日战争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，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等等，他的确博学多识，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，口若悬河，不知不觉就是两个小时。这时，冯教授抬起头，看看钟，茫然又惭愧地说：“哎哟，又到点了，这么快？来来，大家打开书，翻到第五页，我给大家划划重点，下个周上课时我可要检查的。大家听见了没有？”“听见了。”同学们有气无力地回答。我心里“悲愤

无比”，原以为到了大学就从此“解放”了，哪晓得还是处在“水深火热”中。

为了防止同学翘课，冯教授喜欢搞“突然袭击”。一天，他心血来潮，一上课就点名。一位同学逃课，他的舍友替他答“到”。冯教授斜瞥了该舍友一眼，没等他坐下，又点他的名字。该生无可奈何，只得再次站起来，冯教授拍案而起，怒不可遏地叫道：“瞒天过海，你还想瞒天过海？你以为我老眼昏花，告诉你，我人老心不老，我早就看出来……”原本以为这位同学会受到罚站惩罚，可是，冯教授却让他坐下了，说是怕耽误他学习。事后两位同学感激涕零，从此幡然醒悟，再也不敢翘课了。

我的历史成绩好，难免得意忘形，一次上课偷偷看王朔小说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》，被冯教授发现了。他也不说什么，下课后，让我拿着书跟他走一趟。他的办公室不大，十几平方米的样子，陈设简陋，只有一张黑色办公桌，桌上摆放着一些书籍。他翻翻那本书，看了我一眼，和蔼地对我说：“作家需要知识渊博，眼界开阔，阅历丰富，精通历史，你对历史一知半解，又怎么能写出好的文章呢？”说完，把书递给我。我读懂了他眼神里的惋惜和遗憾，感受到他真诚的建议和衷心的祝愿。我惭愧不已，毕恭毕敬地给他鞠了一个躬，坚定地说，老师，我懂了。冯教授含笑点头。

时隔二十余年，冯教授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。他治学严谨，知识渊博而又幽默风趣，对我们严中有爱，以前我不晓得他的良苦用心，而今终于明白，这样的老师，我怎能不想念他呢？

